



การศึกษาการใช้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คำกริยาบอกทิศทาง “V+D 来”
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ระดับกลางและสูง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ल्लील्ली*

วิทยาลัยจีนศึกษา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อีเมล : lily970329@gmail.com

เกียกชุนไหล**

คณะมนุษย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กวาสี ประเทศจีน

อีเมล : giging@126.com

รับบทความ : 25 กุมภาพันธ์ 2567

แก้ไขบทความ : 27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67

ตอบรับบทความ : 27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67

บทคัดย่อ : บทความนี้เป็นการศึกษาเกี่ยวกับ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ระหว่าง คำกริยาต้นแบบ (prototypicality) และความเชื่อมโยงของรูปและ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contingency) กับอัตราการใช้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ไวยากรณ์ที่มีคำกริยาบอกทิศทาง 来 (มา) เป็น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ที่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ระดับกลางและสูง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โดยผลการทดสอบพบว่า คำกริยาต้นแบบ (prototypicality) ส่งผลต่อการนำออกของ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คำกริยาบอกทิศทาง “V+D 来” อีกทั้งคำกริยาต้นแบบ และความเชื่อมโยงของรูปและ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กับอัตราการใช้ มี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กันแบบแปรผัน (Positive Correlation) และหากความเชื่อมโยงของรูปและ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สูง อัตราการใช้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ก็ยิ่งสูงเช่นกัน ในบรรดา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ไวยากรณ์ที่มีคำกริยาบอกทิศทาง 来 (มา) เป็น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 มีคำกริยาต้นแบบ ความเชื่อมโยงของรูปและ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สูงที่สุดคือคำว่า “想起来”

คำสำคัญ : ผู้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ระดับกลางและสูง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คำกริยาบอกทิศทาง; การสอน

* First author

E-mail address: lily970329@gmail.com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ddress: giging@126.com

A usage-based study on the acquisition of “V+Dlai” construction by Thai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Chinese learners

Li Lijia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E-Mail: lily970329@gmail.com

Tian Chunlai

School of Literal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P.R. China

E-Mail: giging@126.com

Received: 25th February 2024

Revised: 27th May 2024

Accepted: 27th May 2024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bability of form and meaning and the frequency of use of verb constructions containing "来" by Thai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Chinese. Through experimental testing,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output of the "V+D 来" dynamic construction will be affected by prototype, and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ormal meaning probability and the frequency of use. The closer the formal meaning probability is, the higher the frequency of use. And among all the dynamic constructions containing "来", "想起来" has the highest prototypicality and possibility of form and meaning.

Keywords: Thai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Chinese learners; dynamic constructions; acquisition



基于使用的泰国中高级汉语学习者“V+D 来”动趋构式习得研究

李莉佳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学院

电子邮箱: lily970329@gmail.com

田春来

广西大学文学院

电子邮箱: giging@126.com

收稿日期: 2024 年 2 月 25 日

修回日期: 2024 年 5 月 27 日

接受日期: 2024 年 5 月 27 日

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泰国中高级汉语学者对于含有“来”的动趋构式的原型性、形义或然性与使用频率间的关系。研究方法主要为实验法和语料分析法, 通过实验测试可得, “V+D 来”动趋构式输出会受到原型性影响, 并且形义或然性与使用频率间呈正相关, 形义或然性越紧密, 则使用频率越高。且在所有含有“来”的动趋构式中, “想起来”的原型性及形义或然性最高。

关键词: 泰国中高级汉语学习者; 动趋构式; 习得

引言

基于使用取向 (usage-based approaches), 又称基于使用的模型或视角 (usage-based model / perspective), 并不是一种理论, 而是对认知语言学 (cognitive linguistics)、构式语法 (construction grammar)、功能语言学 (functional linguistics) 和动态系统理论 (dynamic systems theory) 等具有相似观点的理论的统称。(蔡金亭&王敏, 2021: 1-15) 通过使用观研究二语, 是通过学习者已有语料使用的共同表征推测学习者在输入时受到的影响因素。有研究表明构式习得在儿童二语习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语习得过程与母语习得过程类似, 受输入因素影响较大。在以往的学界研究中, 基于使用的研究较为分散, 并且缺少对汉语动趋式的研究。由于动趋构式在 HSK 中分布在三级到六级, 并且趋向补语存在趋向义的引申含义, 故动趋构式中使用频率与原型性及形义或然性间的关系更加值得研究。鉴于此需更多设计合理、方法得当的研究验证三者二语习得中的作用。

研究理论

王寅 (2010) 提出将动趋式归为动结式的一种, 而施春红 (2017)、周红 (2019) 等人也赞同其论点。动结式中结果补语是动作发生后产生的结果, 动趋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趋向词语也是动词产生的结果。如: 水流下来, 下来是流产生的结果。故本文引用王寅对趋向补语的称谓表述, B 可为动作, D 为结果, 本文研究的 B 限定在动词, 故 B 用 V (动词) 来代替, D 中来已经确定, 即为“来”所以为 V+D 来。D 可为起、上、下、出、进、回、起、过及无。

结合 Ellis (2002: 143-188、2008: 93-120、2015: 49-74) 的观点, 本文将基于使用的二语习得观点总结为五点: 1. 二语习得的对象是构式, 构式习得受到了各类输入因素的制约。2. 二语习得是以范例 (exemplar) 为基础的隐形学习 (implicit learning) 和显性学习 (explicit learning), 但是以隐形学习为主。3. 二语习得与母语习得一样, 都遵循一些普遍认知规律。4. 二语习得是动态涌现 (emergent) 过程。5. 二语习得受到母语的影响。

本文主要分析习得观的第一点即“V+D 来”动趋构式受到的输入的影响, 输入主要包括频率 (frequency)、突显度 (salience)、原型性 (prototypicality)、或然性 (contingency) 等。本文研究对象具体为泰国中高级汉语学习者的“V+D 来”的频率、原型性及或然性间的关系。频率包括类型频率 (type frequency) 和实例频率 (token frequency)。类型频率是指同类构式中不同范例出现的频率。实例频率则指某构式同一范例反复出现的频率。原型性指一个词在语义网络中与原型 (prototype) 的距离, 离原型越近, 原型性越强, 越容易习得。或然性指形式与意义联系的紧密程度, 构式的或然性越高, 越容易习得。(Ellis, 2015: 49-74)

关于基于使用的二语习得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 国内研究最早是由曹文贤 2008 年在《从认知语言学用法模型透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分析了用法模型在汉语教学的可实行性, 并总结了六点教学原则: 1. 重视构式范例的学习。2. 重视构式范型, 语言定式和预制语块的教学。3. 重视语言构式的高频反复对心理固化和自动化处理的作用。4. 重视纠错有利于形成正确的概括并固化

正确的表征。5. 重视“做中学”理念所体现的在互动交际中学习目的语。6. 提倡在交际人物引导下关注结构形式的教学。严敏芬和李建雪（2018）的著作《基于用法的构式研究》详尽解释了用法模型的理论及研究方法，并以习语和语言习得作为话题进行具体展示。在理论方面，王初明（2011：1）、钮文燕（2017：97-101）、徐承萍（2017：428-439）、马伟忠（2019：129-138）、牛儒雅（2021：14-31）、徐锦芬（2022：82-89）对使用模型理论方面进行了研究。而近年来基于用法模型的研究趋于数据化，蔡金亭&王敏（2020：1-15），孔令跃&邱新仪（2021：535-547），易文静&万菁婧（2021：246-257）都通过实验的方式收集数据，进行频率分析。综上所述，虽然理论成果较为丰富，但是实证成果较少，缺少以不同母语背景为研究对象的实证分析。

研究问题

本文根据泰国中高级学习者的书面语料以及全球中介语语料库（下文简称 QK 语料库）总结出 2 万 9 千字关于泰国中高级学习者动趋构式的语料，并总结其动词使用表征（下文表 1 所示），而后分析使用频率与原型性及形义或然形成之间的关系。

在“V+D 来”构式中，类型频率为“V”词出现的范例数量，实例频率为不同“V”词的使用次数。而使用频率不能单单使用实例频率和类型频率进行考量，故使用 TTR 即原型性（下文简称 TTR）同一量化构式的使用频率，TTR 的计算公式为类型频率/实例频率*100%。形义或然性是指构式形式与意义的联系紧密程度，由于构式是形义结合体，故构式的或然性越高，就越容易被习得。（蔡金亭&王敏，2021:1-15）

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如下：

1. 使用频率与原型性的关系。即在“V+D 来”构式中，泰国中高级学习者对于构式的使用是否会受到原型性的影响？在“V+D 来”中，哪种构式原型性最高？
2. 使用频率与形义或然性的关系。在泰国中高级学习者的“V+D 来”构式使用中“V”与含有“来”的趋向动词的形义紧密程度是否影响了学习者构式的使用？哪种构式形义或然性最紧密？

研究意义

本研究通过分析泰国汉语中高级学习者动趋构式“V+D 来”中动词“V”的原型性及动词“V”和“D 来”的形义或然性间的关系，得出泰国中高级汉语学习者“V+D 来”原型性最高的动词及形义或然性最紧密的动趋构式，并简单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为学界提供构式原型性及或然性分析方法的参考，并为动趋构式的对泰教学提供新思路。

实验设计

（一）实验目的

1. 考察泰国中高级学习者汉语“V+D 来”构式的使用情况，即对类型频率（type frequency）和实例频率（token frequency）的考察。
2. 考察泰国中高级汉语学习者“V+D 来”构式的使用是否受到原型性及形义或然性的影响。

(二) 实验假设

构式的使用频率与“V+D 来”构式形义或然性及原型性相关联，即：

1. 构式的原型强的使用频率高于原型性弱的使用频率。
2. 构式形义紧密程度高的使用频率高于紧密程度弱的使用频率。

(三) 实验过程

1. 实验因素设计

自变量一：型性高及原型性低。

自变量二：原形义或然性正相关及负相关。

2. 实验对象

泰国某大学汉语教育专业大一至大四学生，学习者母语为泰语，学习时长为 2-9 年不等，汉语水平为中高级，学生年纪为 19—23 岁不等，测试人数视问卷回收数量而定。

3. 实验材料

全球中介语语料库（下文简称 QK 语料库）、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下文简称 BCC 语料库）、泰国中高级学习者书面语语料。

4. 实验测试设计

步骤一：根据下文（表 1）中总结的泰国中高级学习者“V+D 来”使用情况，初步筛选“V”词。

步骤二：查找 HSK 词汇等级大纲，排除超纲词，编写出测试卷，测试卷题型形式为“v”+（ ），填空为封闭多选题，为“来”“起来”“出来”“上来”“下来”“进来”“过来”“回来”“不知道”九个选项。

5. 实验程序

测试分为线上测试即使用 google form 发放测试题目，测试题目如表 2 所示，共 30 题。测试时间为 30 分钟，测试时不允许看词典。

(四) 实验量表设计

本文根据 2 万 9 千字语料，进行整理归纳，得出“V+D 来”的动词使用表征，由于语料中使用频次为 1 的存在使用偶然性，故下表中省略号代替不在赘述，结果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 1 “V+D 来”构式使用表征

	动词实例及语料中使用频次	类型频次	实例频次
V+来	带（16）、走（7）、买（4）、拿（3）、醒（5）、打（2）……	11	45
V+出来	想（37）、拿（25）、走（15）、说（12）、哭（9）、写（9）、喊（4）、笑（3）、流（2）、显露（2）、长（2）、冒（2）、听（2）、拔（2）……	36	162

	动词实例及语料中使用频次	类型频次	实例频次
V+起来	想 (36)、看 (17)、笑 (14)、哭 (12)、拿 (5)、站 (5)、醒 (3)、听 (3)、打架 (3)、说 (3)、响 (2)、害怕 (2)、链接 (2)、掀 (2) ……	39	140
V+下来	坐 (6)、流 (5)、掉 (5)、跳 (3)、拿 (3)、飞 (3)、落 (3)、降 (2)、坚持 (2)、写 (2)、跑 (2)、打 (2) ……	28	60
V+过来	走 (26)、开 (车) (7)、飞 (3) ……	14	50
V+进来	走、跑、搬、射、无 (均为 1)	5	28
V+上来	拿 (2) ……	6	10
V+回来	跑、买、接、走、捡、偷、送 (均为 1)	8	54

整理上表，发现使用频次为 1 的构式存在偶然性，故筛除使用频次为 1 的实例，并将动词实例分为动词重复实例和动词不重复实例。根据《HSK 等级大纲》(2010) 对动词进行筛选，仅保留 HSK1-HSK6 级的词汇，“显露”一词并未出现在等级大纲中，“掀”为高等词汇，“链接”一词在等级大纲中虽为五级词汇，但是词性为名词。故将上述三词删除，得出测试卷，并将其翻译为泰语，如下所示：

表 2 “V+D 来” 测试卷

	V	D 来		V	D 来
1	想 (คิด)		16	冒 (โผล่)	
2	拿 (เอา/หยิบ)		17	拔 (ดึง/ถอน)	
3	走 (เดิน)		18	害怕 (กลัว)	
4	说 (พูด)		19	坐 (นั่ง)	
5	哭 (ร้องไห้)		20	掉 (หล่น/ตก)	
6	写 (เขียน)		21	跳 (กระโดด)	
7	笑 (หัวเราะ)		22	落 (ร่วง)	
8	听 (ฟัง)		23	降 (ลด/ลง)	
9	跑 (วิ่ง)		24	坚持 (ยืนหยัด)	
10	打 1 (โทร)		25	开车 (ขับรถ)	
11	飞 (บิน)		26	带 (พก/พา/นำเอา/หยิบ)	
12	流 (ไหล)		27	买 (ซื้อ)	
13	醒 (ตื่น)		28	打 2 (ตี)	
14	喊 (ตะโกน)		29	看 (ดู)	
15	长 (งอก)		30	站 (ยืน)	

将其做成测试卷形式，输入到 Google form 中发放给学生。

结果分析

(一) 测试结果

测试卷发放人数为 60 人，实际收回 57 份。根据测试大学使用课本《博雅汉语》的学习词汇量及语法内容，当学习者三年学习完三册博雅汉语，词汇量储备水平可达到 2000 词左右，水平为 HSK3 级至 HSK4 级。故以是否考过 HSK3 级及学习汉语时长超过三年，为筛选标准，符合其中一条标准即可保留。保留有效试卷数为 52 份。

测试结果的使用频次如下表所示：

表 3 测试结果

序号	动词 V	使用频次								
		来	起来	出来	上来	下来	进来	过来	回来	总计
1	想	14	47	40	6	3	6	9	14	139
2	拿	22	37	44	31	24	18	20	17	213
3	走	29	15	37	28	26	35	29	27	226
4	说	10	38	39	5	8	1	8	5	114
5	哭	2	33	32	4	5	—	1	—	77
6	写	3	25	38	13	11	—	6	1	97
7	笑	6	37	30	2	1	—	4	1	81
8	听	7	28	19	1	4	2	15	1	77
9	跑	11	28	35	23	22	33	29	30	211
10	打 1	12	20	17	7	4	6	10	20	96
11	飞	21	31	27	32	19	18	21	18	187
12	流	11	17	22	10	25	11	7	6	109
13	醒	13	38	9	3	5	1	2	—	71
14	喊	6	24	37	3	2	2	2	5	81
15	长	10	30	32	14	3	3	3	—	95
16	冒	9	25	33	9	1	4	3	1	85
17	拔	7	26	35	16	7	6	5	3	105
18	害怕	2	29	9	7	4	3	2	1	57
19	坐	8	19	6	15	33	2	2	2	87
20	掉	5	12	14	4	40	3	3	3	84
21	跳	1	31	24	23	23	13	9	4	128
22	落	4	10	11	5	40	3	4	—	77

序号	动词 V	使用频次								
		来	起来	出来	上来	下来	进来	过来	回来	总计
23	降	2	11	4	4	36	1	2	2	62
24	坚持	1	23	8	9	8	1	1	-	51
25	开车	16	10	22	11	10	13	16	27	125
26	带	24	19	30	18	9	15	12	18	145
27	买	9	21	14	9	5	5	21	17	101
28	打 2	9	24	7	6	8	3	7	2	66
29	看	33	42	30	6	12	6	3	3	135
30	站	9	45	12	33	6	0	0	0	105
31	总计	316	795	717	357	404	214	256	228	

根据《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 1999）对 V+D 来的正确使用进行筛选，将动词与来的构式组合情况初次筛选。结合中国人动趋构式的使用，对含有来的动趋式在 BCC 语料库中进行复核，得出的结果“想来”使用为 15 条，“想上来”使用为 2 条，增添“想来”，删除“想上来”，“流上来”的使用为 0 条，故删除“流上来”。搜索“喊下来”得出结果为 12 条，但为“喊”和“下来”语义独立为连谓式，并非动趋式，故删除“喊下来”，将“V+D 来”构式的正确组合整理成下表：

表 4 “V+D 来”动趋构式筛选结果表

序号	动词 V	含有“来”的动趋构式使用频次	总计
1	想	想来（14），想起来（47），想出来（40）	101
2	拿	拿来（22），拿起来（37），拿出来（44），拿上来（31）， 拿下来（24），拿进来（18），拿过来（20），拿回来（17）	213
3	走	走来（29），走起来（15），走出来（37），走上来（28）， 走下来（26），走进来（35），走过来（29），走回来（27）	226
4	说	说来（10），说起来（38），说出来（39），说上来（5）， 说下来（8），说回来（5）	105
5	哭	哭起来（33），哭出来（32）	65
6	写	写来（3），写起来（25），写出来（38），写下来（11）	77
7	笑	笑起来（37），笑出来（30）	67
8	听	听起来（28），听出来（19），听下来（4），听过来（15）	66

序号	动词 V	含有“来”的动趋构式使用频次	总计
9	跑	跑来(11), 跑起来(28), 跑出来(35), 跑上来(23), 跑下来(22), 跑进来(33), 跑过来(29), 跑回来(30)	211
10	打 1	打来(12), 打起来(20), 打出来(17), 打进来(6), 打过来(10), 打回来(20)	85
11	飞	飞来(21), 飞起来(31), 飞出来(27), 飞上来(32), 飞下来(19), 飞进来(18), 飞过来(21), 飞回来(18)	187
12	流	流来(11), 流起来(17), 流出来(22), 流下来(25), 流进来(11), 流过来(7), 流回来(6)	99
13	醒	醒来(13), 醒过来(2)	15
14	喊	喊起来(24), 喊出来(37)	61
15	长	长起来(30), 长出来(32)	62
16	冒	冒起来(26), 冒出来(33), 冒上来(9)	68
17	拔	拔来(7), 拔起来(26), 拔出来(35), 拔上来(16), 拔下来(7), 拔进来(6), 拔过来(5), 拔回来(3)	105
18	害怕	害怕起来(29)	29
19	坐	坐起来(19), 坐出来(6), 坐上来(15), 坐下来(33), 坐进来(2), 坐过来(2), 坐回来(2)	19
20	掉	掉起来(12), 掉出来(14), 掉下来(40)	66
21	跳	跳来(1), 跳起来(31), 跳出来(24), 跳上来(23), 跳下来(23), 跳进来(13), 跳过来(9), 跳回来(4)	128
22	落	落起来(10), 落下来(11)	21
23	降	降起来(11), 降下来(36)	47
24	坚持	坚持过来(8), 坚持下来(8)	16
25	开车	开来(16), 开起来(10), 开过来(22), 开上来(11), 开下来(10), 开进来(13), 开过来(16), 开回来(27)	125
26	带	带来(24), 带起来(19), 带过来(30), 带上来(18), 带下来(9), 带进来(15), 带过来(12), 带回来(18)	145
27	买	买来(9), 买起来(21), 买下来(9), 买进来(5), 买过来(21), 买回来(17)	82
28	打 2	打起来(9), 打下来(8), 打过来(7), 打回来(2)	26
29	看	看来(33), 看起来(42), 看出来(30), 看下来(12), 看过来(3)	120
30	站	站起来(45), 站出来(12), 站上来(33), 站下来(6)	96
总计		144	2733

（二）原型性分析

根据测试结果将其整理为类型和实例两部分，而实例频次也即上文测试的使用频次。其中类型频率和实例频率计算公式为频次/总次数*100。

由于频次不能单一作为衡量原型的指标，故本文采用TTR作为衡量指标（Ellis, 2002: 143-188），TTR 的计算公式为：类型频次/实例频次*100。表中频率及 TTR 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表 5 频次结果

序号	动词 V	类型		实例		TTR
		类型频次	类型频率	实例频次	实例频率	
1	想	3	2.08	101	3.7	2.98
2	拿	8	5.56	213	7.79	3.76
3	走	8	5.56	226	8.27	3.54
4	说	6	4.17	105	3.84	5.71
5	哭	2	1.39	65	2.38	3.08
6	写	5	3.47	77	2.82	6.49
7	笑	2	1.39	67	2.45	2.99
8	听	4	2.78	66	2.41	6.06
9	跑	8	5.56	211	7.72	3.79
10	打 1	6	4.17	85	3.11	7.06
11	飞	8	5.56	187	6.84	4.28
12	流	7	4.86	99	3.62	7.07
13	醒	2	1.38	15	0.55	13.33
14	喊	2	1.39	61	2.23	3.28
15	长	2	1.39	62	2.27	3.23
16	冒	3	2.08	68	2.49	4.41
17	拔	8	5.56	105	3.84	7.62
18	害怕	1	0.69	29	1.06	3.45
19	坐	7	4.86	19	0.7	3.68
20	掉	3	2.08	66	2.41	4.55
21	跳	8	5.56	128	4.68	6.25
22	落	2	1.38	21	0.77	9.52
23	降	2	1.38	47	1.72	4.26
24	坚持	2	1.38	16	0.59	12.5



序号	动词 V	类型		实例		TTR
		类型频次	类型频率	实例频次	实例频率	
25	开车	8	5.56	125	4.57	6.4
26	带	8	5.56	145	5.31	5.52
27	买	6	4.17	82	3	7.32
28	打 2	4	2.78	26	0.95	15.38
29	看	5	3.47	120	4.39	4.17
30	站	4	2.78	96	3.51	4.17

上文实验因素设计已将 TTR 即原型性设为自变量，故将实例频次设为因变量。对二者使用线性回归分析正负相关，结果如下：

表 6 线性回归分析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n=30)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	p ·	共线性诊断	
	B ·	标准误 ·	Beta ·			VIF ·	容忍度 ·
常数	136.483	21.181	—	6.444	0.000**	—	—
TTR	-7.742	3.192	-0.417	-2.426	0.022*	1.000	1.000
R 2 ·	0.174						
调整 R 2 ·	0.144						
F ·	F (1, 28)=5.883, p=0.022						
D-W 值	1.340						
因变量：实例频次							
* p<0.05 ** p<0.01							

在线性回归分析中，模型公式为：实例频次=136.483-7.742*TTR，模型 R 方值为 0.174，意味着 TTR 可以解释实例频次的 17.4%变化原因。对模型进行 F 检验时发现模型通过 F 检验 ($F=5.883, p=0.022<0.05$)，也说明 TTR 一定会对实例频次产生影响关系，最终具体分析可知：TTR 的回归系数值为-7.742 ($t=-2.426, p=0.022<0.05$)，意味着 TTR 会对实例频次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

总结分析可知：TTR 全部均会对实例频次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即 TTR 越低，则实例频次越高。根据使用频次越高，原型性越高。（Bybee, 2016）可以得出，使用频次越高，原型性越高，TTR 越低。经过计算 TTR 的平均值为 6.04，故高于 6.04 为低原型性，低于 6.04 的为高原型性。将高原型性和低原型性动词整理成下表，并将前文（表 1）整理出的语料中动词使用频次相加后进行再次对比。

表 7 动词原型性

序号	高原型性			低原型性		
	动词	TTR	语料中使用频次	动词	TTR	语料中使用频次
1	想	2.98	73	写	6.49	11
2	拿	3.76	35	打 1	7.06	2
3	走	3.54	48	流	7.07	7
4	说	5.71	15	醒	13.33	5
5	哭	3.08	21	拔	7.64	2
6	笑	2.99	17	跳	6.25	3
7	听	6.06	5	落	9.52	3
8	跑	3.79	9	坚持	12.5	2
9	飞	4.28	6	开车	6.4	7
11	喊	3.28	4	买	7.32	9
12	长	3.23	2	打 2	15.38	5
13	冒	4.41	2			
14	害怕	3.45	2			
15	坐	3.68	6			
16	掉	4.55	5			
17	降	4.26	2			
18	带	5.52	16			
19	看	4.17	17			
20	站	4.17	5			
使用频次平均数			15.26	5.09		

计算两种的平均数，可得出高原型性的使用平均数为 15.26，最大值为 73。低原型性的平均数为 5.09，最大值为 11，高原型性的使用频率大于低原型性的使用频率。由上表可以得出，上述 19 个动词类型在“V+D 来”中为高原型性的动词类型。即离原型较近，使用频次较高，并且与原型关系较近。而“想”的 TTR 最低，原型性最高，实例频次也较高。

(三) 形义或然性分析

以 QK 中的汉语以“V+D 来”构式使用情况进行量化分析, 并采用 ΔP (Ellis, 2006: 164-194) 对上文所选的使用频次较高的构式进行形义或然性量化分析, 体现提示 (cue) 与产出 (outcome) 之间的关系, 即泰国学习者动词“V”与“D 来”之间的形义或然性关系。构式形义或然关系表如下表所示:

表 8 形义或然性关系表

	产出	无产出
提示	a	b
无提示	c	d

本文研究为由形推义 (ΔP_{cw} construction \rightarrow word), 公式为 $\Delta P = (a/(a+b)) - (c/(c+d))$ 可以计算出形义或然性, 区间为 $-1 \leq \Delta P \leq 1$, 正数为正相关, 负数为负相关。(Ellis, 2006: 164-194)

以“想起来”为例子, “a”为在 QK 语料库输入“想起来”得出 17 例, “a+b”为“想-来”, 得出 24 例, “a+c”输入“起来”得出 194 例, “c+d”为“想”得出 1846 例。计算公式如下: $\Delta P = (17/24) - (194-17)/1846 \approx 0.612$ 基于上文测试中填写“D 来”构式的槽位形式, 故采用 ΔP 指标探讨使用频率与 ΔP_{cw} 的相关性。

在测试结果中涉及的“a+b”为 33 项, “c+d”, “a+c”为封闭选项共 8 项即: 来、起来、出来、上来、下来、进来、过来、回来。由于语料库中的收录语料有限, 如若出现 a 为 0 的现象, 则舍弃该词。根据 ΔP_{cw} 的计算公式, 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9 “V+D 来”形义或然性关系结果

序号	动趋构式	a	a+b	a+c	c+d	ΔP_{cw}
1	想起来	17	24	194	1846	0.6124
2	想出来	7	24	198	1846	0.1882
3	拿来	5	25	419	169	-2.2497
4	拿出来	16	25	198	169	-0.4369
5	拿过来	2	25	67	169	-0.3046
6	拿回来	2	25	115	169	-0.5887
7	走来	14	21	419	238	-1.035
8	走起来	1	21	194	238	-0.7633
9	走出来	2	21	198	238	-0.7283
10	走过来	4	21	67	238	-0.0742

序号	动趋构式	a	a+b	a+c	c+d	ΔP_{cw}
11	说来	1	19	419	2286	-0.1302
12	说起来	4	19	194	2286	0.1274
13	说出来	14	19	198	2286	0.6564
14	哭起来	7	8	194	100	-0.995
15	哭出来	1	8	198	100	-1.845
16	写来	3	10	419	285	-1.1596
17	写出来	3	10	198	285	-0.3842
18	写下来	4	10	56	285	0.2175
19	笑起来	4	6	194	140	-0.6904
20	笑出来	2	6	198	140	-1.0667
21	听起来	15	16	194	715	0.6872
22	听出来	1	16	198	715	-0.213
23	跑来	3	8	419	57	-6.9232
24	跑进来	1	8	35	57	-0.4715
25	跑过来	4	8	67	57	-0.6052
26	打1来	6	6	419	172	-1.4011
27	飞起来	1	2	194	194	-0.4948
28	飞回来	1	2	115	115	-0.4913
29	流出来	3	6	198	43	-4.0349
30	流下来	3	6	56	43	-0.7326
31	醒来	18	18	419	33	-11.1515
32	喊出来	3	3	198	15	-12
33	坐起来	1	5	198	382	-0.3157
34	坐下来	4	5	56	382	0.6639
35	掉起来	1	2	198	19	-9.8684
36	掉下来	1	2	556	19	-28.7105
37	跳出来	1	2	198	33	-5.4697
38	跳回来	1	2	115	33	-2.9545
39	落下来	1	1	56	21	-1.619
40	坚持下来	1	1	56	72	0.2361
41	开来	3	4	419	51	-7.4069
42	开过来	1	4	67	51	-1.0441

序号	动趋构式	a	a+b	a+c	c+d	ΔP_{cw}
43	带来	82	85	419	290	-0.1973
44	带过来	2	85	67	290	-0.2006
45	带回来	1	85	115	290	-0.3813
46	买来	4	8	419	937	0.0571
47	买回来	4	8	115	937	0.3815
48	看来	53	119	419	1358	0.1759
49	看起来	62	119	194	1358	0.4238
50	看出来	3	119	198	1358	-0.1184
51	看下来	1	119	56	1358	-0.0321
52	站起来	20	21	194	160	-0.1351
53	站出来	1	21	198	160	-1.1836

现将测试结果整理成正相关及负相关两组，整理依据为 $0 < \Delta P_{cw} < 1$ 为正相关，当 $-1 < \Delta P_{cw} < 0$ 时为负相关（Ellis, 2002: 143-188）。由于 QK 语料数据库中样本量有限，故当 $\Delta P_{cw} > 1$ 或 $\Delta P_{cw} < -1$ 时视为数据无效。并将上文中测试的使用频次（详见表 4）结果放入表中进行对比，整理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10 形义或然性及使用频次表

序号	正相关			负相关		
	动趋式	ΔP_{cw}	使用频次	动趋式	ΔP_{cw}	使用频次
1	想起来	0.6124	47	拿出来	-0.4369	44
2	想出来	0.1882	40	拿过来	-0.3046	20
3	说起来	0.1274	38	拿回来	-0.5887	17
4	说出来	0.6564	39	走起来	-0.7633	15
5	写下来	0.2175	11	走出来	-0.7283	37
6	听起来	0.6872	28	走过来	-0.0742	29
7	坐下来	0.6639	33	说来	-0.1302	10
8	坚持下来	0.2361	8	哭起来	-0.995	38
9	买来	0.0571	9	写出来	-0.3842	38
10	买回来	0.3815	17	笑起来	-0.6904	37
11	看来	0.1759	33	听出来	-0.213	19
12	看起来	0.4238	42	跑进来	-0.4715	33

序号	正相关			负相关		
	动趋式	ΔP_{cw}	使用频次	动趋式	ΔP_{cw}	使用频次
13				跑过来	-0.6052	29
14				飞起来	-0.4948	31
15				飞回来	-0.4913	18
16				流下来	-0.7326	25
17				坐起来	-0.3157	19
18				带来	-0.1973	24
19				带过来	-0.2006	30
20				带回来	-0.3813	18
21				看出来	-0.1184	30
22				看下来	-0.0321	12
23				站起来	-0.1351	45
使用频次平均值		28.75		26.87		

正相关使用频次平均值为 28.75，负相关使用频次平均值为 26.87，正相关使用的平均次数大于负相关使用的平均次数。故可以认为“V+D 来”构式的形义或然性与使用频次成正相关，即形义或然性越强，使用频次就越高，形义或然性越低，使用频次就越低。形义或然性由强到弱的排列顺序为：听起来>坐下来>说出来>想起来>看起来>买回来>坚持下来>写下来>想出来>看来>说起来>买来。其中，形义或然性最强的为“听起来”，最弱的为“买来”。

结语

根据上文分析结果，将上文筛选的 20 例动词高原型性、形义或然性及使用次按照由高到低排列，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 11 “V+D 来”结果表

序号	动词类型	TTR	动趋式	形义或然性	使用频次
1	想	2.98	听起来	0.6872	28
2	笑	2.99	坐下来	0.6639	33
3	哭	3.08	说出来	0.6564	39
4	长	3.23	想起来	0.6124	47
5	喊	3.28	看起来	0.4238	42
7	害怕	3.45	买回来	0.3815	17
8	走	3.54	坚持下来	0.2361	8

序号	动词类型	TTR	动趋式	形义或然性	使用频次
9	坐	3.68	写下来	0.2175	11
10	拿	3.76	想出来	0.1882	40
11	跑	3.79	看来	0.1759	33
12	看	4.17	说起来	0.1274	38
13	站	4.17	买来	0.0571	9
14	降	4.26			
15	飞	4.28			
16	冒	4.41			
17	掉	4.55			
18	带	5.52			
19	说	5.71			
20	听	6.06			

由上表可以得出动词原型中，原型性（TTR）最高的为“想”，而在形义或然性中，最高为“听起来”，第四位为“想起来”。在使用频次中最高为“想起来”。故我们可以推断，“想”在 V+来动趋构式中原型性最高，而在泰国学习者的中介语中“想起来”的形义或然性较高，但使用频次最高。

由上述数据，我们合理推断在泰国汉语中高级学习者含有“来”的动趋式中，“想起来”为使用频率最高且最形义联系较为紧密。而“想起来”使用频率最高且在泰国中高级汉语学习者中形义或然性较高的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1. 在泰语中并没有关于“起来”的对应翻译，“起来”和“上来”均翻译成“ขึ้นมา”，相对于其他含有“来”的动趋式，泰语对学习者的影响较少。2. 在 HSK 的语法点中，有专门关于“想起来”的语法点讲解，作为虚拟空间位移的典型进行讲解的。3. 由于“想起来”和“想出来”作为近义易混淆短语，据笔者了解教师会进行重点讲解和辨析，比起其他动趋式的均态教学，“想起来”和“想出来”可为偏态教学，即例句较多，讲解时间较长，会让学习者认知更加深刻。

根据上文分析结果及原因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教学建议：1. 泰国中高级汉语学习者对“V+D 来”动趋构式的使用并没有完全受到泰语母语的影响，泰语中没有的构式反而使用更多，形义或然性更加紧密。所以在教学中，对于重点的构式，我们应注重其输入频率，可以对其进行偏态教学，提高重点构式的使用频率和正确率。2. 根据上文结论，在教学中，我们可以以“想起来”为教学原型，对虚拟空间位移进行延伸教学。如用“想起来”作为例子对虚拟空间位移进行讲解，然后引出其余“出来”“下去”等含有虚拟空间位移的动趋构式。3. 在“V+D 来”教学举例中，可以按照动词的原型性（TTR）进行举例及练习，这样可以使学习者更易习得“V+D 来”构式。

参考文献

- Bybee, J. L. (2012). *Language, usage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Univ. Press.
- Ellis, N. C. (2006). Selective attention and transfer phenomena in L2 acquisition: Contingency, cue competition, salience, interference, overshadowing, blocking, and Perceptual Learning. *Applied Linguistics*, 27(2).
- Ellis, N. C. (2002). Frequency effects in language processing.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4(2), 143–188.
- Ellis, N. C. (2008). Usage-based and form-focused SLA: The implicit and explicit learning of constructions. *Language in the Context of Use*, 93–120.
- Ellis, N. C. (2012). What can we count in language, and what counts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cognition, and use? *Frequency Effects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Processing*, 7–34.
- Ellis, N. C. (2015). Cognitive and social aspects of learning from usage. *Usage-Based Perspectives o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49–74.
- 曹贤文. (2008). 从认知语言学用法论模型透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 《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编辑委员会. (eds.) *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 643–649.
- 蔡金亭 & 王敏. (2020). 基于使用取向的二语习得研究:理论、实证与展望. *外语与外语教学*, (02), 1–15+147.
- 孔令跃 & 邱新仪. (2021). 不同频率分布的语言输入对汉语单沟槽框式构式二语习得的影响. *世界汉语教学*(04), 535–547.
- 马伟忠. (2019). 基于用法模型视域下构式语法研究的内涵特点.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6), 129–138.
- 牛儒雅. (2021). 基于用法模型的探析及应用: 认知语法视角. *外国语言文学*(01), 14–31+109.
- 钮文燕. (2017). 基于使用的二语习得观——来自构式语法理论的启发.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6), 97–101.
- 徐承萍. (2017). 形符频率、词汇频率和形义映合凸显度在英语构式习得中的效应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03), 428–439+481.
- 徐承萍. (2020). 二语论元构式习得的发展动态性问题. *现代外语*, (01), 69–80.
- 徐锦芬. (2022). 使用驱动二语教学的内涵、理论与实践.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06), 82–89+115+156.
- 王初明. (2011). 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观. *中国外语*(05), 1.
- 易文静 & 万菁婧. (2021). 输入频率分布对汉语二语被动构式习得的影响研究. *现代外语*, (02), 246–257.